

一束未送出的花

叶良骏

我上初二那年,上音少年班的赵毛转学到了我们班。学过音乐的他,终究和我们不一样。我们班开始活跃起来,在各种文娱活动中崭露头角。大家与赵毛熟了,听说他是赵丹的儿子,都想见这位大明星。这天,终于盼到了。

学校将举办明月晚会,嘉宾是赵丹、黄宗英夫妇。同学们要给赵毛的妈妈送花。我们女生在田边采了满满一捧粉红色野花,将由我去献花。赵毛陪着两人来了,我看傻了,明明衣着朴素,却像浑身闪着光,令人舍不得转过眼睛。黄宗英用一块花手帕束住头发,穿白衬衫,窄窄的深色裙,披着米色风衣……她走过我身边,看着花问,这花送给谁啊?

我目不转睛地望着他们,天下怎么有如此好看的人!赵丹活灵活现地表演了节目,最后一句竟是:“啊呀,一条蛔虫钻出来了!”全场哄堂大笑。黄宗英嗔怪地说,你怎么讲这种故事!赵丹扮了个鬼脸。黄宗英朗诵诗。她一口京片子,声音轻柔舒缓,像夏夜的风带着潺潺溪流。她眉眼弯弯,恬淡、秀丽,还带着孩子般的稚拙。这声音、这神态、这相貌,真是美!美到让人觉得舒服、妥帖!全场掌声雷动。我把花放地上,忙着鼓掌,忙着欢呼,直到送他们离开,还不想起花是要送她的。

赵毛找我“算账”,为什么没献花?他生气了。过了很久,听说男同学要去赵毛家,我也要去,说,要送赵毛妈妈一束花!他们同意了。可那时是冬天,哪里去找野花,又没钱买。我空着手跟去了。见了黄宗英,我不知怎么称呼,心里一急,喊了“赵家妈妈!”她笑了,那双细长的眼睛,小巧的嘴,都洋溢着忍俊不禁的笑意。赵毛说:“像我一样叫,宗英妈妈!”“宗英妈妈!”我们七嘴八舌叫。黄宗英微笑着走开了。

赵毛忽然追着我喊:“花呢?你说要送的花呢?”看他气势汹汹的样子,我吓得逃到门外。黄宗英拉住赵毛细声软语,男生不好欺负小女孩啊!赵毛告我状,她笑了,说:“我见过那束花,我在心里收下啦!”脸上全是温暖的笑。她轻扯儿子衣袖,赵毛也笑了。我傻傻地羡慕起来,有这么温柔慈爱的妈妈,多幸福啊!

中学毕业,我们各奔东西,七颠八倒。常听说赵丹家的事,却不曾再见面。老同学聚会,总会带着敬意提起,宗英妈妈智慧地使一场心碎的诀别没有遗憾。后来,对黄宗英只能是远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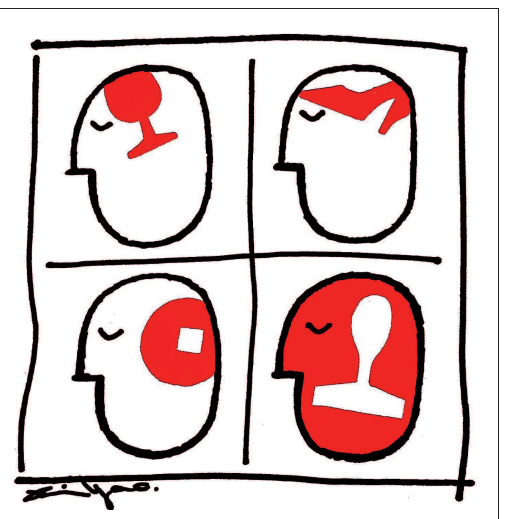
黄宗英做演员当作家,都留下了堪称经典的作品,但也许,她做得最成功的是一个美丽柔润、活得与众不同女人,是那个心中充满善意和大爱的宗英妈妈。如今,她优雅地转身,甜甜地笑着,去天上了。我想起了那束花。它曾经在田头路边,遍地开得灿烂,不知何时,像我们的青春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又是清明,虽然花丢了,人没了,我还是想大声回答,宗英妈妈,这花是送给你的!

七夕会

傅聪,华人音乐家中的传奇。早在1955年,他便在肖邦国际钢琴比赛中大放异彩,获得铜奖的同时,还囊括了“玛祖卡舞曲”特别奖,成为第一个蜚声国际琴坛的中国钢琴家。在此后跨越一个甲子的艺术生涯中,他诠释的斯卡拉第、莫扎特、舒伯特、肖邦、德彪西等作曲家的作品造诣之深。去年岁末,先生辞世的消息传来时,我再次聆听他在不同年代留下的具有代表性的录音,又忆起多次在现场欣赏他独奏会的情景,往事历历在目,心中更生不舍之情。

多梅尼科·斯卡拉第是傅聪自年轻时便由衷喜爱的作曲家。当年他在波兰参赛时听到钢琴大师米凯兰杰利在独奏会中演奏的一组斯卡拉第奏鸣曲,为他“开创了一个新天地”。他赴英到伦敦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去乐谱店买下斯卡拉第奏鸣曲全集的乐谱。此后他花了大量时间来研究、演奏这位作曲家的奏鸣曲。从青年时期直到步入晚年,他的独奏会中总会有这些作品,他还在罗马等地举行多次专题音乐会,对斯卡拉第的理解和热爱与日俱增。

欣赏傅聪在上世纪80年代演奏的三十余首斯卡拉第奏鸣曲,便不难感受到这些作品所具的独创性,以及音乐中的那份浪漫与率真。他的诠释情绪之丰富、审美趣味之高,堪称典范,也赋予了这些精巧优美的作品全新的生命。正如当年评论的那般:“他表达了斯卡拉第心中要表达而没有能表达出来的音乐”。



智慧快餐 郑辛遥 酒色财气令人头痛,你痛的是哪个部位?

阳台上,一个花盆里的花枯萎了,花盆闲了。妈妈从厨房里拿来一个蒜头,掰开,将蒜瓣一个个插进了花盆。

第二天,一起床,小朋友就跑到阳台上,看花盆里的蒜瓣有没有发芽。没有动静。他有点急了,问妈妈:

“怎么还不发芽呢?”妈妈说:“你在妈妈的肚子里呆了10个月呢!它们也要在妈妈的肚子里,住一段时间的。”

“那谁是它的妈妈?”妈妈没想到小朋友会问这个问题,想了想,说:“花盆里的土啊。”

小朋友趴在花盆边,对花盆里的土说:“蒜妈妈,你快点让它发芽吧,好不好?”小朋友的呼唤,蒜妈妈一定是听见了。第三天的晚上,当他照例来花盆边探望时,发现土里的蒜瓣,冒出了尖尖的嫩芽。小朋友激动坏了,喊来了爸爸妈妈,妈妈还用手机拍了照,发在了她的朋友圈。那晚,小朋友激动得睡不着觉。

每天,小朋友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阳台看他的蒜苗;晚上睡前,也要去看一眼,除了每天给小蒜苗浇水,他还经常嘟咕咕说什么,还偷偷地将自己最喜欢吃的糖果,剥了一颗,埋在了蒜苗边上的土里,他要跟小蒜苗分享,也希望小蒜苗吃了糖果,能够像自己一样,长得更快更好。

半个月过去了,阳台上的花盆里,葱绿的小蒜苗,挤挤挨挨地往上生长,小蒜苗长成了齐刷刷的大蒜。

一天,妈妈从厨房拿了一把剪刀,喊小朋友一起收割大蒜了。妈妈说,蒜苗长大了,又鲜又嫩,今天可以做一盘蒜苗炒鸡蛋啦,“这可是你自己的劳动成果呢。”小朋友兴奋地对花盆里的大蒜说,要拿你炒鸡蛋喽。说着说着,忽然哽咽了。眼水在眼眶里直打转。正准备收割大蒜的妈妈,停下了。她看看小朋友,放下剪刀:“要不,我们不用它炒鸡蛋了,我们去菜市场买大蒜吧。”小朋友高兴地拍着手:“太好了,妈妈,我陪你去买菜吧。”蒜苗们在花盆里迎风摇曳。

妈妈又发了一个朋友圈:种蒜苗的初心,是为了给孩子做一顿好吃的大蒜炒鸡蛋,没想到每天培育的过程中,也与孩子一起,将情感种下了。这盆蒜苗已不是蔬菜,不是食物,而是孩子成长的一个见证。

我在朋友圈里,看见了这位妈妈发的配图,一盆郁郁葱葱的蒜苗,与我们在菜市场所见并没有多少不同,但我知道,它们真的是不一样的,这里面藏着一颗又鲜又嫩的童心。

母亲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把一块钱掰成两半花,几乎是她们那代人惯常的消费心态。长年累月的节俭已成积习,每次我为她买回超出她心理预期的“贵重”物品,她常常选择“不要”,能退的我无奈地退回。若干个回合之后,笨笨的我终于开窍了,那天母亲让我去买伤湿止疼膏,还特意叮嘱买“三四块钱一包的”,去的路上,我突然想起朋友曾说他对我母亲撒谎,受此启发,我暗想:不管药店有多少钱的,买回来都告诉她“四块钱”。

果然,那盒十九元的膏药,顺利地被我母亲留下了。那一刻,我喜出望外,心中涌满从未体验过的喜悦。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离我们并不遥远的世界。

她是一位“85后”女性,出生在北美山区,从小在垃圾场长大,17岁之前从未获得过任何形式的学校教育,通过自学考试获得了学士学位,接着又先后获得剑桥大学的哲学硕士学位和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博士学位。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事件亲历者塔拉·韦斯特弗将它们写成了一本回忆录,译成中文时,作者将译名指定为《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

初读作品时会以为这是一部小说,多数书店也大多将其放在“虚构类”作品的书架上,但随着阅读的深入和对作者了解的增加,一个拥有独特经历的人物形象浮现在眼前,是特例、是偶然、是夸张、是虚构?见仁见智、无伤大雅,但无论从什么角度去阅读,合上最后一页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到自己心里的那座山。

近些年,心理学开始慢慢占领当代人的精神世界,大家越来越多地关注起自己,原生家庭给我们带来的影响也被越来越多的认可和正视。塔拉·韦斯特弗的原生家庭乏善可陈,她在混乱、缺爱、恐惧和暴力中成长,陪伴她童年的不是琅琅书声,而是垃圾场的恶臭气息和刺耳机器声,凭借自己的坚韧不拔,她最终爬出了垃圾堆,可即便获得了今天的成就,塔拉却说“丝毫提不起热情”。

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如同塔拉一样幸运,她拥有强大且源源不断的心灵能量,足以帮助她克服原生家

庭和童年经历给她带来的负面影响,靠着一己之力,完成了自己人生一次又一次蜕变。然而,蜕变之后,她为什么依然觉得“提不起热情”,可能是因为自己的这座山太高、太险,有无数次坠入深渊的可能却又侥幸逃脱,即便最后成功地飞过了这座山,也已精疲力尽、不堪回首。

如此看来,塔拉的故事似乎并非一个完美的榜样,那我们究竟该怎样面对自己的那座山,那便是作品的中文译名《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这里的用词是“飞往”,不是“飞过”。塔拉的每一次尝试都无可循的经验,她在摸索中前行,并不知道结果如何。回看自己,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困难、痛苦、逆境甚至绝望都是生活给予我们的考试,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也和塔拉一样,无法预期结果,况且生活中有许多问题本就无解,因而问题是

不是可以得到解决且暂且不论,我们能做的是坦然面对眼前的那座山,然后向它飞去,去接纳它、感受它、了解它,这个过程本就是一个受教育的过程。即便一辈子都只能在山中,陪伴我们的也有林荫、清泉、有花鸟鱼虫,更有透过枝桠的阳光。

我并不知道塔拉现在的生活状态,也不知道她和她家人的相处方式是否有所改变,在作品问世后,塔拉也面对过很多批评和责难,她说: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转变、蜕变、虚伪、背叛,而我称之为:教育。

朋友圈。那晚,小朋友激动得睡不着觉。每天,小朋友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阳台看他的蒜苗;晚上睡前,也要去看一眼,除了每天给小蒜苗浇水,他还经常嘟咕咕说什么,还偷偷地将自己最喜欢吃的糖果,剥了一颗,埋在了蒜苗边上的土里,他要跟小蒜苗分享,也希望小蒜苗吃了糖果,能够像自己一样,长得更快更好。半个月过去了,阳台上的花盆里,葱绿的小蒜苗,挤挤挨挨地往上生长,小蒜苗长成了齐刷刷的大蒜。

飞往自己那座山

贾赞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离我们并不遥远的世界。她是一位“85后”女性,出生在北美山区,从小在垃圾场长大,17岁之前从未获得过任何形式的学校教育,通过自学考试获得了学士学位,接着又先后获得剑桥大学的哲学硕士学位和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博士学位。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事件亲历者塔拉·韦斯特弗将它们写成了一本回忆录,译成中文时,作者将译名指定为《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初读作品时会以为这是一部小说,多数书店也大多将其放在“虚构类”作品的书架上,但随着阅读的深入和对作者了解的增加,一个拥有独特经历的人物形象浮现在眼前,是特例、是偶然、是夸张、是虚构?见仁见智、无伤大雅,但无论从什么角度去阅读,合上最后一页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到自己心里的那座山。近些年,心理学开始慢慢占领当代人的精神世界,大家越来越多地关注起自己,原生家庭给我们带来的影响也被越来越多的认可和正视。塔拉·韦斯特弗的原生家庭乏善可陈,她在混乱、缺爱、恐惧和暴力中成长,陪伴她童年的不是琅琅书声,而是垃圾场的恶臭气息和刺耳机器声,凭借自己的坚韧不拔,她最终爬出了垃圾堆,可即便获得了今天的成就,塔拉却说“丝毫提不起热情”。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如同塔拉一样幸运,她拥有强大且源源不断的心灵能量,足以帮助她克服原生家

庭和童年经历给她带来的负面影响,靠着一己之力,完成了自己人生一次又一次蜕变。然而,蜕变之后,她为什么依然觉得“提不起热情”,可能是因为自己的这座山太高、太险,有无数次坠入深渊的可能却又侥幸逃脱,即便最后成功地飞过了这座山,也已精疲力尽、不堪回首。

如此看来,塔拉的故事似乎并非一个完美的榜样,那我们究竟该怎样面对自己的那座山,那便是作品的中文译名《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这里的用词是“飞往”,不是“飞过”。塔拉的每一次尝试都无可循的经验,她在摸索中前行,并不知道结果如何。回看自己,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困难、痛苦、逆境甚至绝望都是生活给予我们的考试,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也和塔拉一样,无法预期结果,况且生活中有许多问题本就无解,因而问题是

不是可以得到解决且暂且不论,我们能做的是坦然面对眼前的那座山,然后向它飞去,去接纳它、感受它、了解它,这个过程本就是一个受教育的过程。即便一辈子都只能在山中,陪伴我们的也有林荫、清泉、有花鸟鱼虫,更有透过枝桠的阳光。

我并不知道塔拉现在的生活状态,也不知道她和她家人的相处方式是否有所改变,在作品问世后,塔拉也面对过很多批评和责难,她说: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转变、蜕变、虚伪、背叛,而我称之为:教育。

朋友圈。那晚,小朋友激动得睡不着觉。每天,小朋友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阳台看他的蒜苗;晚上睡前,也要去看一眼,除了每天给小蒜苗浇水,他还经常嘟咕咕说什么,还偷偷地将自己最喜欢吃的糖果,剥了一颗,埋在了蒜苗边上的土里,他要跟小蒜苗分享,也希望小蒜苗吃了糖果,能够像自己一样,长得更快更好。半个月过去了,阳台上的花盆里,葱绿的小蒜苗,挤挤挨挨地往上生长,小蒜苗长成了齐刷刷的大蒜。



对母亲「撒谎」李佳蕊

母亲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把一块钱掰成两半花,几乎是她们那代人惯常的消费心态。长年累月的节俭已成积习,每次我为她买回超出她心理预期的“贵重”物品,她常常选择“不要”,能退的我无奈地退回。若干个回合之后,笨笨的我终于开窍了,那天母亲让我去买伤湿止疼膏,还特意叮嘱买“三四块钱一包的”,去的路上,我突然想起朋友曾说他对我母亲撒谎,受此启发,我暗想:不管药店有多少钱的,买回来都告诉她“四块钱”。

果然,那盒十九元的膏药,顺利地被我母亲留下了。那一刻,我喜出望外,心中涌满从未体验过的喜悦。

曾经“执著”地改变母亲,也埋怨过她的固执,却不承想消费代沟除了时代的因素,还与她不愿加重我们的负担有关。为人子女,仅有一颗单纯的孝心远远不够,适量加入一些善意的谎言,方可收获更多的成全。如同纯度浓稠的蜂蜜,需要兑入一些温水,才方便饮用吸收呀。

对母亲「撒谎」

李佳蕊

母亲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把一块钱掰成两半花,几乎是她们那代人惯常的消费心态。长年累月的节俭已成积习,每次我为她买回超出她心理预期的“贵重”物品,她常常选择“不要”,能退的我无奈地退回。若干个回合之后,笨笨的我终于开窍了,那天母亲让我去买伤湿止疼膏,还特意叮嘱买“三四块钱一包的”,去的路上,我突然想起朋友曾说他对我母亲撒谎,受此启发,我暗想:不管药店有多少钱的,买回来都告诉她“四块钱”。

果然,那盒十九元的膏药,顺利地被我母亲留下了。那一刻,我喜出望外,心中涌满从未体验过的喜悦。

曾经“执著”地改变母亲,也埋怨过她的固执,却不承想消费代沟除了时代的因素,还与她不愿加重我们的负担有关。为人子女,仅有一颗单纯的孝心远远不够,适量加入一些善意的谎言,方可收获更多的成全。如同纯度浓稠的蜂蜜,需要兑入一些温水,才方便饮用吸收呀。

春风吹绿原上草

陈钰鹏

青草也许是最不被人重视的植物之一,它们一概被称为“野草”,微不足道,到处生长,从石头缝里也会爆出芽来。只因命贱,所以要求不高,根和种子都能使它们传宗接代,说其命贱,不如说有强大的生命力。

青草的根系非常发达,世上很少有青草那样拥有那么多稠密而相互纠缠的植物,正因为有了青草互联网,大地就像被编织成了名副其实“地毯”,土壤不会受风雨侵蚀而流失;土壤的土质反过来也影响着草根的长度,普通土壤中的草根长度约为10厘米,干旱土壤中的草根长度可达0.5米,因为它们需

探入到土壤的深层吸收水和养分,于是个别种类的青草,一棵植株长着上万的须根。青草不仅根系发达,还能产生大量种子,一株青草能产生多达12000粒种子;而且,通过根系在地表下直接长出的后代气势凶猛,所向无敌,它们甚至会穿透一个

雅玩

马铃薯而长到地面来,所以庄稼人都把青草看成是大敌,称它们为杂草。以前人们为了清除杂草用火烧,其实青草不怕火烧,它们的“生长点”都在地表下,大火奈何不了它们;反过来,被火烧过的黑色肥沃土地倒是在帮助草种的再生,它们在阳光下很快发芽成长。

通常情况下,和农作物生长在一起,青草都是有害的。如果青草的根和农作物

的根差不多长,则青草便会和农作物争夺水分及养料;若青草根很长,它们虽然可以在土壤深处安然独享营养,但因此而使草株长得又高又大,遮住农作物的阳光,影响作物生长,这是批判青草的一种“理论”。

另一种观点认为,青草对人类是有益的,它们能保持水土、绿化环境、起到自然界食物链上应有的作用——为许多动物提供饲料。更不应该忘记的是,青草是人类粮食作物的祖先。人类历史的早期,我们的祖先尝试了某些野草穗子上的种子,发现这些种子吃后耐饥,于是有意识地挑选了一些种子硕大无味的野草,进行有意义的播种栽培,经过一定时间的实践,从野草演变成现代人还在吃的玉米、高粱、小麦、大麦、燕麦、水稻……今天,草类中尚有不少与粮食作物颇为相似的品种。有一种名叫河滩谷的草,其种子煮熟了吃起来有大米饭的香味;长芒假麦的麦穗长得和真大麦的差不多;可能是基因的突变,石竹燕麦始终没有被培养成粮食作物,但它却成为了一种讨人喜欢的观赏草。